

閩清鄉情專版



黃乃裳與新福州： 一個中國海外墾殖先驅的傳奇

辦了福建近代第一張報紙——《福報》，大力宣傳維新變法思想。1898年初，他與長子黃景岱共赴北京，參加春試。在京期間，他與社會各界廣泛接觸，特別是參與了福州故舊、後來被稱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成立的閩學會，並與變法運動的核心成員——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深入交流。然而，情勢急轉直下。未及月，戊戌政變爆發，仿如轉瞬之間，無盡的黑暗再次降臨。

二

“歸國，嗒然若喪，不知當為何事……因欲往南洋群島，覓一地曠人稀之處，可容數百萬人為業農者，為桑梓窮無聊賴之同胞辟一生活路徑，……且以遠女主之淫威，與夫專制之虐毒。”

黃乃裳在《緘丞七十自叙》中回憶了倉皇返閩時低至谷底的彷徨心情。令人敬佩的是，即便是為之傾情投入的社會運動中道崩解，自生命運渺不可知之時，他心心念念的依然是國家的命運和社會的前途。

在為曾祖父黃乃裳所作的傳記中，黃碧瑤討論了他為何想要帶領福州人前往南洋尋找一塊新土地的動機。她認為，他非常熟悉哥倫布的事跡，十分敬佩哥倫布堅毅執著的精神，“也許正是哥倫布啟示他去尋求自己的新大陸”。

黃乃裳的路線致力於：即便無法解決所有滿清政府的問題，也可給窮苦的人民以機會，讓他們追求美好的生活。



詩巫的黃乃裳紀念公園

福建面向海洋，自宋元以來便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千百年來，無數福建人乘風越洋，出外討生、經商、定居。這種面向廣闊海洋的文化是黃乃裳理念的文化底色。但不同的是，黃乃裳的移民計劃，追求的并非“衣錦還鄉”，而是尋找一塊處女地，墾殖發展，世代永久定居在海外。

那麼，適合定居的地方在哪兒呢？黃乃裳想起了自己的大女婿，在新加坡地區行醫多年的林文慶（祖籍福建海澄，現代醫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後任廈門大學校長）。1899年，已經50歲的黃乃裳舉家南渡，來到了新加坡。他一邊編辦報紙，一邊遍行南洋各屬考察，走過馬來亞、蘇門答臘、荷屬東印度群島（今印尼），選擇適合移民墾殖的地點，花了半年時間依然沒有找到理想的土地。轉眼就到了1900年。

這年春天，黃乃裳聽聞在新加坡的東方、世界第三大島嶼的婆羅洲，西北部有一王國沙撈越土地肥沃、水陸交通便捷，有大片可供開發的土地。

沙撈越自古以來與中國便有貿易，16世紀時屬於文萊蘇丹的勢力範圍，19世紀中葉歸屬英國殖民者而獨立建國，古晉是它的首都。在19世紀末，它的領土範圍有12萬多平方公里。

4月，黃乃裳到古晉，拜訪了當地華人領袖王長水（祖籍福建泉州），經他介紹，得知沙撈越的南部、中部和北部均有可供開墾的土地，雖然當地已經聚集了許多華人，但多以經商為主，且主要集中在古晉，當局非常希望吸引華人前來從事種植業。

之後的6個月，黃乃裳調查了沙撈越各地的地理環境，備風沐

雨，個中艱苦自不必言，終於在中部拉讓江流域一處河岸平地帶找到了詩巫。

詩巫前臨大海、背靠山巒，有大江穿過，不知這樣的地理環境是否讓黃乃裳想起了家鄉，不過，他的確選定在這裏開設他的墾場，並將其命名為“新福州”。

三

1911年的《左海公報》上刊登了他撰寫的、關於詩巫情況的考察報告。文中，既可以看出黃乃裳考察之細緻全面，亦難掩他的喜悅之情。他很快便聯繫沙王布律克二世，與之簽訂了開墾詩巫的17條合約。

作為中國第一個海外租借地，詩巫是華人走出國門、邁向世界的重要見證。999年的租期，比清廷與西方列強簽訂的任何一個不平等條約都要長。孫中山先生譽此條約為當時中國對外簽訂的第一個平等條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當時，包括沙撈越實行的代理制度是“港主制”。華人種植者向統治者申請一份叫港契的許可證，統治者給他一大片土地的保有權，它的範圍是在一條河的支流和另一條支流之間，支流流入主流的地方便是一個“港”，開港者稱為“港主”。港主既是當局的代理人，也是當地的墾殖經營者。

根據這項制度，港主一般擁有五項專利，可以經營公共賭博、經營當舖、販賣酒類、販賣豬肉、販賣鴉片，它們都是獲利豐厚的行業，幾乎可以稱得上是墾殖經營者的經濟支柱。而且，一旦招徠的勞工沉迷鴉片與賭博，就會越來越依附港主，更加容易控制和管理。

但黃乃裳在與沙王的合約裏明文禁止了鴉片與賭博。這說明了他的志向并非盈利，更不想讓前來墾殖的人們再次回到專制統治的枷鎖中，而是想要為他們創建更優厚的生活條件。而他的理念，奠定了“新福州”社會歷經120多年歲月依然繁榮的成功基礎。

墾殖的過程可謂筍路藍縷。據劉子政《黃乃裳與詩巫》記載，至1902年6月，黃乃裳從福州的閩清、古田、永泰、尤溪等地招募的第三批共1180人陸續到達墾場，全部住進6座簡易的長屋。每農工分得土地五英畝，種植蔬菜、番薯等農作物。閩人初到墾場，頗不適應，除了天氣原因之外，還要應付森林中的野獸，生產工具又頗為簡陋，作物產量不高。據統計，至1903年5月，新福州墾農死亡人數達71人。

不過，在這段時間裏，也誕生了20個新生兒。希望像嫩芽一樣，從汗水播撒的田間冒出來。新福州墾場從無到有，在遠離祖國的南洋荒地，擁有1000多名墾農、數千畝土地，本身就是一個奇蹟。

然而，1904年黃乃裳毅然告別了苦心經營的墾場，回到了祖國。各中緣由，眾說紛紜。黃乃裳自己並沒有過多解釋。但從他的人生經歷來看，顯然，一場新的戰鬥在召喚着他。

在新加坡期間，黃乃裳四度與孫中山先生面談，由此很快由“維新改良派”轉變為“革命派”。在“新福州”的幾年裏，他始終與南洋的革命志士保持聯繫。1906年，他在新加坡加入了同盟會，承擔起溝通福建、廣東及南洋革命黨人居中聯繫的任務。在福州光復之後，他擔任了政務院副院長兼交通司司長。

四

黃乃裳走了，但“新福州”在他奠定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大批華僑新墾民的陸續到來，讓詩巫一躍成為上世紀中葉沙撈越最大的城市。由於地處沙撈越最大河流拉讓江心臟地帶，使得詩巫造船業蓬勃發展。拉讓江屬於淡水河，原料不易生鏽，讓業者的製造成本大為降低，有利於市場競爭。2000年至今，詩巫造船業享譽國際，船隻貿易遍布全球。

如今的詩巫，無論是餐廳、商店、加油站，統統可以用福州話點菜、買東西，甚至店鋪名稱和菜單上的菜名也用福州話的拼音來表示。福州美食光餅、乾拌麵、肉燕、鼎邊糊、紅糟雞更是當地引以為豪的美食。

詩巫人感念黃乃裳等先賢的開拓功績，建有許多紀念館、文物館、紀念公園，鑒往知來。3月16日，是新福州墾場的周年紀念日，每年的這一天，當地人都會自發舉辦紀念活動，紀念福建人胸懷天下、敢闖愛拼、合作共贏的精神氣度。（趙凱）

潮大約起自1960年。在澳洲，最早及人數最多的詩巫福州後裔移民地當數墨爾本，珀斯居次。在這些地方他們一樣可以吃着家鄉可味的乾拌麵、光餅、鼎邊糊、糟菜粉乾，餐廳裏售賣的食材多進口自沙撈越。儘管大多受過高等教育，從事廚師仍是新移民的主要職業之一。來自世界各地的食客，通過福州美食也加深了對福州或詩巫的認識。

塔斯馬尼亞遠離澳洲本土，定居島上的福州籍華人祇有近百人。“縱然隔着千山萬水，福州文化一樣在塔斯馬尼亞島上廣續交流着。”在澳大利亞珀斯中文學校教書教書的福建人林芳燕說，各種婚嫁喜慶都遵循福州習俗，家鄉美食如福州紅酒、紅糟一樣仍在釀製。唯一不同之處就是製造家鄉美食的食材比較難尋，但擋不住島上同鄉通過科技手段交流烹製技巧的熱誠。

1937年，詩巫華人合資購買一艘2000噸級的輪船，取名“新福州”，航線直達福州馬尾港。張敏儒的祖母陳玉簪，曾親率子女赴詩巫墾場拓荒，最終還是選擇了歸養古田鄉下。彼時的“遷移”與“還鄉”尚屬常態，人員物資交流也很頻繁，如同林芳燕形容今之“經常往返沙撈越與珀斯的福州後裔，趁回鄉之際帶回許多地道的家鄉味小吃，與身處異域的同鄉共享”。

這是移民們對家鄉風物的無限眷戀。（謝海潮）

1898年深秋，福州市西北部的閩清縣有一戶人家，深夜依然亮着些微燈光。男主人端坐燈下，在他面前擺放着一部正待付梓的書稿。那是他的美國朋友蔚利高(C. Myron Wilcox)送來的《美國史略》。3年前，他幫助蔚氏校譯和潤色了文字，今天則再受托付，為此書作一篇序。

撫卷細讀，他的思緒隨着文字奔涌起來。16世紀，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開啟了橫渡大西洋的移民潮。17世紀，“五月花”號帶着一群英格蘭人來到北美洲，建立了第一個永久性的歐洲定居點。18世紀末，北美十三個殖民地在喬治·華盛頓等人的領導下，建立了美國。而今，這個國家已經躋身世界強國之林。

而中國呢！男主人不禁攥了一下拳頭，曾令他心潮澎湃地投身其中的維新運動，僅僅堅持了百日便告失敗。他曾寄予厚望的光緒皇帝被軟禁，他的師長、朋友們，有些倉皇逃往海外，有些悲壯獻出生命，就連他自己，也被重新掌權的保守派“秋後算賬”，列入追緝的名單，祇能從京城回到家鄉避居。

今後中國的出路在何方？當我讀完詹冠群先生撰寫的《黃乃裳傳》後，好幾天都在腦海中重現這樣一個野村孤燈下的背影。

詹著將福建著名愛國僑領黃乃裳的一生分為三段，分別冠以“維新志士”“海外拓荒者”和“革命黨人”。這是一副妥帖而高明的敘事結構，而且這三個稱謂，黃乃裳當之無愧。

一

黃乃裳是中國近代史的“同齡人”，他出生于1849年7月的福建閩清縣六都湖峰。在他的家鄉，一條梅溪蜿蜒穿過衝積形成的田園，匯入閩江，直通省城福州和遼闊的大海。他名字中的“裳”，出自《詩經》中“裳裳者華”，“裳”(音 cháng)，意思是茂盛的樣子。家族希望他作為長男，可以振興家業，光宗耀祖。

可此時，一場“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序幕已經緩緩拉開，從海上吹來的勁風將很快將這家人對未來的想象吹滅，並強行塞給他們各種難以招架的新的世界觀。

黃家貧。少年時，黃乃裳務農，閒時讀書。稍長，從福州來的外國人那裏認識到了新的社會與自然科學，並在壯年時立下志向，以教育開啟民智。

正在黃乃裳一邊參與編辦報紙，一邊刻苦攻讀準備科舉之時，東方的日本正醞釀着侵華戰爭的陰謀。1894年5月，日本發動侵朝戰爭，8月，清政府對日宣戰。中日戰爭爆發。黃乃裳身處開放口岸的福州，以急切的心情關注戰場的變化。除了國事之外，他還為自己的三弟，正在北洋水師中服役的黃乃模而掛心。一向聰慧、堅毅、勤奮的三弟被黃乃裳寄予厚望，篤信他為之奮鬥的海軍事業，正是當今國家“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正確方向。

可以想見，當9月17日黃海海戰中致遠艦被魚雷擊中沉沒，鄧世昌、黃乃模等官兵殉難的消息傳來，黃乃裳是多麼憤懣與哀傷。

甲午戰爭後，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屈辱的《馬關條約》，這一後果宣告了“洋務運動”的失敗。消息傳出，正雲集北京應試的舉子聞風而動，康有為聯合18省舉人聯名遞上“呈皇帝書”，要求變法。

身負國恨家仇的黃乃裳此時也在北京參加科舉，朝野時局的變幻他身臨其境。此次考試，他未能中榜，回到福建。次年，他創

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1901年2月4日)，這天恰是立春，第一批福州移民開始動身，俗稱“打頭陣”。

緊迫“饑餓感”

91人從各村步行至水口，搭汽船到福州，黃乃裳安排暫住倉前山天安堂，以椅子為床。5日後，乘日本輪船去廈門，船至閩江口白犬列島，風浪大作，村民不諳水性，已是嘔吐不止。到達廈門3日後，再乘“豐美”船經汕頭航至新加坡。

3月2日，從新加坡上船時，人數祇剩72人。船至古晉(今馬來西亞砂拉越州首府)，暫住王長水僑長經營的“瑞伯碩我粉廠”。燈節過後，在3月9日坐船駛往詩巫。古晉、詩巫均在位於婆羅洲西北部的砂拉越。

上岸後，祇見詩巫市面蕭條，有20餘間華人商店，店中貨物甚少，僅有一些簡單日常用品。見詩巫無住處，乃步行至新珠山，安歇于黃港主預建的亞答屋。“屋後的大廚房，兩排土竈分開，放大鍋七八個、小鍋若干個，有一家用一個小鍋，有幾個人合用一個大鍋，生活之簡陋可見一斑。

上述為《百年滄桑(1901-2001)》記錄古田縣大橋鎮芝山張氏一支百年前初遷詩巫墾場的一段掠影。編者張敏儒1929年生于福州倉前山原祖產“碩廬”，1930年春“父親和母親帶着我回南洋”。

詩巫古早味中的原鄉記憶

14歲時，正值南洋淪陷，他“吃盡了苦頭”。當時的砂拉越“連一間製造食品的工廠都沒有”，多數人在生產樹膠，種稻的人實在很少。戰時航運一度中斷，人人恐慌，祇好先種番薯(祇需60天的生長期)，日據第一年“砂拉越的華人都吃番薯充饑的”。

筍路藍縷，物力維艱，老輩的文字記憶總是充滿着緊迫的“饑餓感”，他們常對孩子說：把碗裏的剩飯丟掉是要遭雷打的。

故土“古早味”

乾拌麵、蠔餅、鼎邊糊、光餅，隨着福州人遷移而傳入東南亞。何綿山說，價廉物美、光餅已成為詩巫最具古早味的小食，老城區的“發餅家”還在使用福州傳統的竈爐烘製，讓人吃得滿嘴芝麻香。

“Kampua”在詩巫的中文名為“乾盤麵”，即“老福州”所謂的“乾拌麵”。陳師亮《榕城點心集》雲：過去(妙巷)別有天、(田嫩)嘉賓、(蒼霞洲)廣裕樓等名菜館對上層人物特供此小點，並在以高階鷄湯，他們吃後往往一擲數金行賞。顯然不啻于今之常食拌麵，乾拌麵的“金貴”可從配料製作窺得一二：將鴨蛋的蛋黃與蛋清分開。在長方形

鋁盒內抹一層油，倒入蛋黃蒸5分鐘後，倒入蛋清再蒸5分鐘。倒出成黃白兩層蛋糕，將它切成薄片，瘦肉熟後也切成薄片……而如今的詩巫乾盤麵，其澆頭依然十分講究。

《榕城點心集》又雲：榕城習俗，冬至晚上舉家大小在祖先牌前，焚香點燭圍坐搓丸(也叫搓糰)，糰煮熟先供祖先，然後就食。丸與圓同音，取“團圓吉利”之意。主料為糯米、粳米。入沸水煮，糰丸浮起即熟，撈起蘸炒黃豆粉拌白糖吃。湯丸亦用此劑搓成，彈丸大，中包一些紅糖，為夏令清爽點心。過去，興化(莆田)人開湯丸店或挑擔上街，常賣湯丸與糰。

代表富貴的紅柑，仍是詩巫華人的春節佳果。至于冬至，《詩巫華族史料集》則雲：也稱“冬節”。冬節時，華人以磨粉為湯圓，以糖、肉、菜、果、紅豆沙、蘆葷(蘿卜)絲等為餡，祭祀祖先，名曰“冬至湯圓”。

香飄“新福州”

福州人天性愛闖蕩、不安于現狀的精神，促使大批詩巫福州後裔開始移居世界各個角落，這股熱